



著 | 孔建华

袁浦记



袁浦记

著

孔建华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袁浦记 / 孔建华著. —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7.12

ISBN 978-7-108-06031-0

I. ①袁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7672 号

责任编辑 王海燕

装帧设计 刘 洋

责任校对 张 睿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8.75

字 数 202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6,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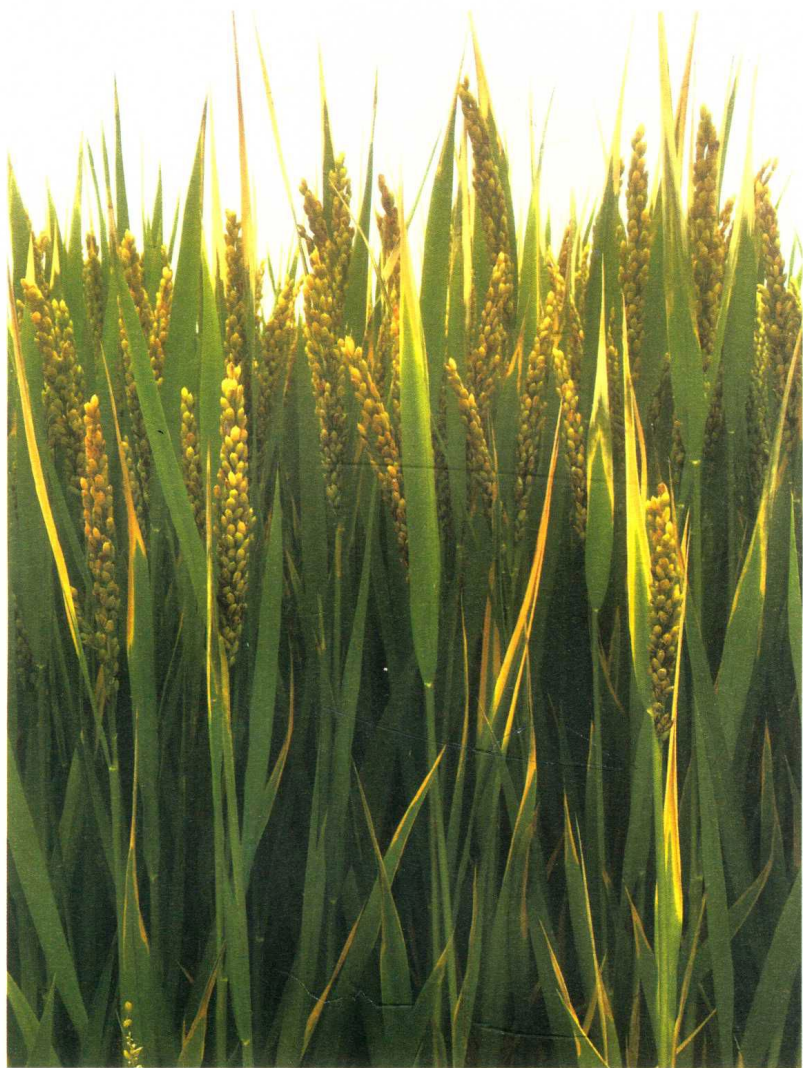


长安沙东南角
(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十时三十二分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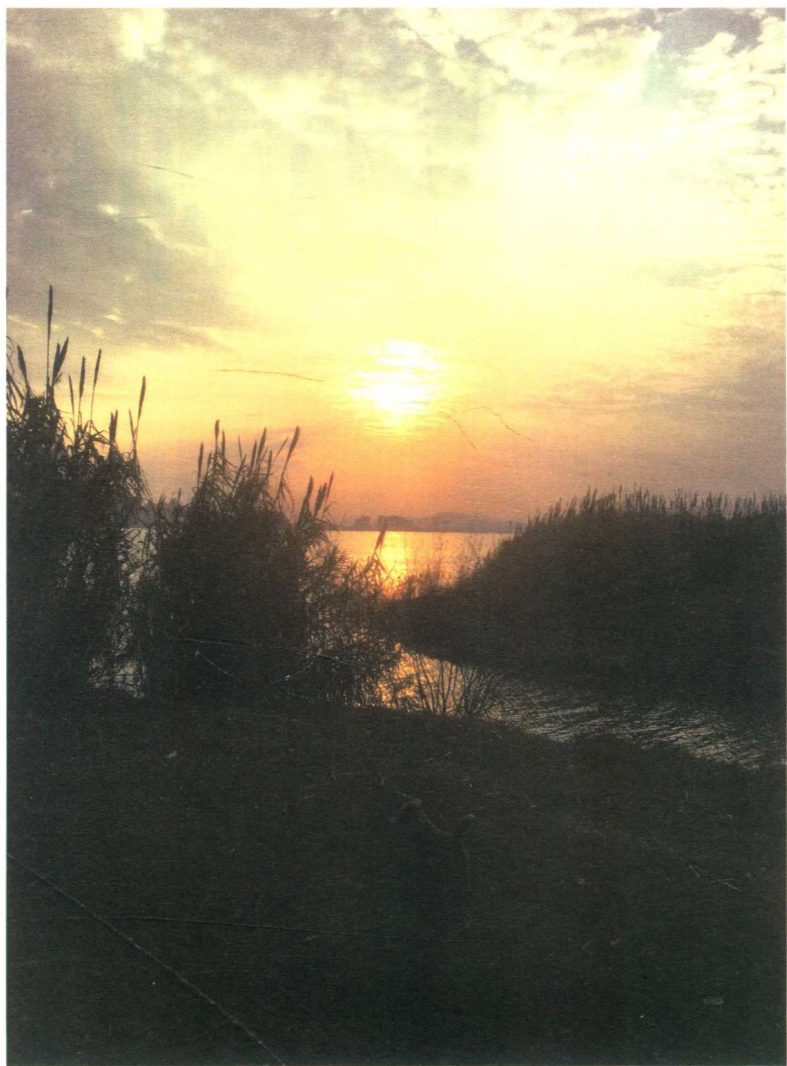


袁浦三江口

(二〇一六年四月四日十一时十一分)



红庙旧址西北角
(二〇一六年十月四日十时二十四分)



杭州六号浦入江口

(二〇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七时三十五分)

序一 至真至爱之文章

建华是我表弟，小舅的儿子，小我十岁，离开老家袁浦已有二十几年。去年开始，写回忆老家的文章，陆续在全国报刊发表，今年十月，结集为《袁浦记》。

那天，建华写好《天可怜见》，发给我，我正坐公交车，读着读着，流下了眼泪。

我住丽水。老家在萧山，江对岸是钱塘沙上，也叫袁浦。母亲十九岁，坐渡轮过江，嫁给父亲。如今，闻家堰的渡口还在，父亲还健朗，母亲不在了。母亲叫桂花，建华喊“妮娘”（袁浦方言：姑姑）。

从前，我们隔江而住，母亲带我坐船去看外婆，外婆带建华坐船来看母亲。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

建华说，用一棵树来形容，故乡是枇杷树。这棵树，长在小舅草舍的西南角。草舍搬迁时，小舅用钢丝车把树拉到江边，二叔用船运过江，种在小木楼前。前年春，建华去找那棵树。我住过的屋子和村子，已拆了，树不知去向。

《袁浦记》中的人，大多是我熟悉的亲人。我的外公个子不高，但结实，走路轻快稳健，从小吃素，爱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和蔼可亲，像个佛。外公菜园篱笆上挂着的苦瓜，老了红了，像一盏盏灯笼，至

今还亮在我梦里。

我的舅舅，高个，挺拔俊朗，秉性耿直，不卑不亢，为人豪爽，讲情义，是种田能手。稻子灌浆，我随舅舅去田里，眼前绿油油的一片，长得又壮美又清爽，舅舅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
我的外公、外婆、母亲、舅舅，他们是最亲爱的人，他们又是普通的种田人，他们走了，一切都归于沉寂。二三十年后，建华拿起笔，满含深情地写他们，记下他们的名字，对晚辈来说，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。

现在，建华最牵挂的是母亲——我的舅舅妈。舅妈高高大大，二十二岁嫁给舅舅，话不多，活儿样样能干。小时候，建华给母亲送饭，见到母亲粗糙的手，心疼得不行，写道：“老茧密布在掌和指的接合处，不规则的划痕，经了年，是雀白的，新添的，是赭红的，还有一些黑的纹，是沾了机油之类褪不掉的。”这是一双劳动的手，一双真正的母亲之手。

对于母亲的疼爱，建华至今充满感激。那年，舅妈送建华到杭州上学，从学校出来坐车。建华回忆道：“母亲用些气力，挤上车去，我透过门缝，只能见一抹背影，蓝色的，是母亲上衣的颜色。”读到此，我想起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父母的背影，常常叫儿女铭记一生，因为背影里有着父母真挚的爱。

建华总是记着母亲的话，做人要记人家的好，要感恩图报。在建华的书里，没有一句怨言、一句记恨，有的只是对家乡人的一片真情、一份真爱。

小舅朋友的儿子浩哥，是个木匠，在瓦舍里弹墨线、锯圆木、打眼、刨花，做门窗，木香芬芳。后来，骑摩托时，出车祸去世。建华很悲痛，说每回坐火车，总会想起浩哥那年进城买回的车票。

还有，建华搭乘二姨夫的自行车，随手扔出一个烟头，不巧落到人家衣领里，让姨夫赔了一包烟。我劝建华将这段文字删去。建华说，那时还小，同姨夫接触不多，姨夫年纪轻轻走了，几十年里，这件事常在心头。去年春，建华又爬上猫头山，去祭了姨夫一回。

建华深爱着家乡人，也深爱着家乡这片土地。

袁浦，位于钱塘江、浦阳江、富春江交汇处，江面开阔，风景优美，是难得的好地方。建华用他饱蘸诗情的笔，写下校园湖边那片草地：“白茅点点，迎风招扬，柔韧兀立，漫塘遍野，连将起来，一年一生，守望袁浦，一片茫茫白。”写下长安沙上那场春雨：“软软轻轻，散散淡淡，伏在脸上，泥人得很，仿若儿时冬日早起，母亲顺手一抹的雪花膏，黏里透清凉。”

当然，写得最多最富深情的，还是袁浦广袤的田野，笔下文字流露的感情，充满对庄稼万物的赞美。那些生长的水稻、麦子、油菜花，还有夏日的雨、冬日的雪、四季的风，无不呈现出一种诗意，一份温情。建华说，田野里春暖花开，我们的童年在田野，我们的少年在田野；田野，是我们见过的最美、最爱。

建华写这些散文，大多在深夜，万籁俱静，一片空明，这是普天下游子最为想念家乡的时候，每著文字，常怀感激。我读这些散文，大多也在深夜，默默地读，一遍一遍地读，随了那优雅纯净的文字，一次次梦回少年，梦回故乡，我的心里充满思念。

建华嘱我写篇序，我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些，既表达我对建华结集出书的祝贺，也是对他的真情付出表示谢意。

华赴云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序二 一个人的袁浦

至今还记得初读建华文章时的惊叹，我不敢相信一个整日与公文为伍的人，竟能写出如此至情至性的散文。其后建华凡有散文，都会与我分享，有时还会在发表前让我提一些建议，这让我十分感动。这次邀我为《袁浦记》作序，虽然感到很大压力，但还是欣然领命，以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身份，写一点儿读后的感受。

《袁浦记》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，是作者在人到中年之时回望故乡的记录，也是对晚辈娓娓道来的讲述。许是因了回望的缘故，又许是因了晚辈这一心中特定的读者，这本书读起来让人感到十分安静，不知不觉中便摆脱喧闹尘世而进入作者的“桃花源”。每每捧起，都不禁让我想到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《边城》，想到汪曾祺的《故乡人》，悠闲恬然的节奏，朦朦胧胧的美感，不疾不徐的述说，以及文章中那不可或缺的水，简直像极了。作者虽不能常回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的故乡，而且故乡也即将因拆迁而消失，但是，它却会永驻于作者心中，历久弥新。书里的人、事、物，一定会唤醒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回忆，可是，那独特的经历与丰富的感受，却是属于作者个人的，这个叫袁浦的地方，是作者一个人的袁浦！

从一名语文教师的角度去看待这本书，有许多精妙之处正是现在

的学生所缺乏的，而这些也是我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重点练习的地方。

作者对细节的洞察和表述是独特的。现在学生们写作文，基本上都知道立意要高，但就是写不出好的文章，根源就在于缺少对生活的发现，缺少对细节的观察，缺少生动丰富的词汇。《草舍雀白》与《田野父亲》两篇，早在前年就拜读过。那时我正在教高三，带着学生练习记叙文，进行描写的练习，愁眉不展之际，读到这两篇“范文”，激动而又兴奋，征求作者同意后，印发给学生畅谈感受。几乎所有学生都注意到了《草舍雀白》中作者写谷袋背在母亲身上的那个片段：“读中学前，我做母亲的助手，揪住谷袋两头，半蹲以膝顶袋，拔起麻袋，借腰和肩的力量抱起。母亲把身子弯下，我把谷袋架母亲身上。”作者用“揪”“蹲”“顶”“拔”“抱”“弯”“架”七个动词，如慢镜头般将这一瞬间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每位读者面前，如临其境般，厉害！有的学生甚至现场模仿了起来。这与其说是作者描写功力之深厚，不如说是对生活观察之细致，体验之真切。书中这样的文章、这样的细节随处可见，真是学习描写的好范本！

作者的语言，质朴自然，干净洗练，近于白描；喜用比喻，且比喻别致而精准，如《天可怜见》中描写烛光：“烛芯的光焰，是两枚菩提子，圆圆的，底端像金黄的花萼；顶端圆润的光焰收起来，用墨笔勾勒一下，是写意山水的余韵，缭绕在屋顶。”我仿佛看见一个少年出神地凝望着那微微摇动的烛光。再如，《归兮浮山》中描写父亲的手：“左手大拇指弯四十五度，骨节像山一样挺立，消瘦的手背，血管像输油管道自然延伸，四指苍白、无泽。”写出了父亲一生的劳碌，也写出了父亲去世前的瘦削，以及作者的心疼。比喻这一修辞，除了让描写

对象更加生动形象外，我认为，它本质上还表现了一个人内心的感性与诗意，恰如作者是一位性情中人！

作者的语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——简短，多用四字句。如《田野父亲》中“小青蛙揉揉眼，把了方向，飞跃而起，劲射出去。蚂蚱一蹦老高，像个皮球，连弹几下，终于停住。菜花蛇动动脑筋，吐下舌头，昂首伸颈，找好去路，一溜小跑，游荡开去。……一众生灵，各持己见，竞相发声，忙碌起来”，四字句排列其间，节奏短促，不失生机与欢快。作者说要将一种老的形式复活，这是一种极高的理想，可见作者内心对传统事物的热爱。说到这儿，还要提到一点，这是我在现当代作家中很少见到的一种表达，作者在提到时间时，很少用西历，多用天干地支纪年法，如乙未年、丙申年，读来古朴文雅，这是否也表明作者内心深处对古物、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求呢？一如作者喜欢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。

此外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作者的文章无论篇幅长短，在结构上很少有五行以上的段落，而是以三到四行居多，这种结构，犹如闲暇时的散步，轻轻地，缓缓地，悠哉游哉……我想，这也是此书读来让人安静的原因之一。

说实话，我并非因为这些特点而喜欢作者的文章，而是喜欢作者的文章才发现了这些特点。愈发感觉，任何一个文学写作者，都不会先确定哪种结构或哪种语言风格再写文章，一定是心中有话想说，有情感要表达，才会为这些话、这些情感穿上合适的衣服，与人见面。

《袁浦记》这本书于我而言，最宝贵之处，首先，在于它在我今后的语文教学，尤其是写作教学中，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阅读素材与学习范本，也为我提供了一份真实而独特的教学资源。其次，作者与

这本书，让我对作品、作者、生活这三者的关系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与感悟，所以，当我再为那群即将成年的中学生讲评作文、和他们一起分析作品时，我一定会和少年铁儒们首先交流这些内容。

作者自称是“一名人到中年，仍有那么一点热情的老中学生”，《袁浦记》的成书，“热情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有了这份热情，一个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人，才会用短短一年的业余时间，完成了《袁浦记》四十余篇散文的写作。这份热情，有作者对读书写作的热爱，有对故乡永不忘却的纪念，更有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无言大爱，扉页上“送给少年铁儒”六个字，意味深长！

归根结底，这份不老的热情，是热爱生活，是诗心不泯的体现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如此生活，诗意地栖居，从繁杂单调的生活中突围，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。

中英利

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

自序

《袁浦记》问世，一块石头落地。

从前，袁浦是一个乡镇，钱塘江、浦阳江、富春江环绕，是我的出生地，二十岁前在那里生活。

和许多地方一样，现在这个名字和建制都没有了。而我的整个少年，都同这个名字连在一起。

这个名字和钱塘、红庙、六号浦、红星小学、小江村、黄沙桥、袁家浦、袁浦中学等一大堆名字，都是故乡的名字，每个名字都是故事。

我想以袁浦作名，记下故事，为了不可忘却的故乡。

和许多人一样，我远离故土，在千里之外的地方工作与生活。每年的年三十，急着回乡。每年清明，匆匆回乡扫墓。

年三十和清明节回了乡，这一年的心就很静。没有吃上老家的年夜饭，没有去给亲人扫墓，这一年心就慌慌的。

二十年前，我是袁浦的一个农民。一九八二年，杭州乡下分田到户，父亲名下有两块“号子田”，一家六口，四亩八分。我有力气拉钢丝车，能背谷袋，也是割稻、插秧的一把好手。

我的母亲，读过一年书，填表时写高小毕业。母亲对现在的生活

是满意的。从六十岁起，每年农历八月十五，村里发一百元。这几年她反复讲两句话，一句是我们赶上一个好时候，一句是现在的人坐着就有饭吃。前一句说出了我们“七〇后”长身体的时候，大多数人吃穿不愁，也有机会上学。后一句说我们不种地了，不用顶着烈日、冒着严寒干农活。这也可见，那个时候乡民的辛苦。这段辛苦，我经历了，把它记下，它是故乡的一段历史。

我的老师，大多也是种田人。有的中学毕业，从代课老师做起，教得好的，慢慢转正，像小学老师袁彩华。有的念了大学，又回到乡下，像中学老师张万兵。袁浦的不少老师，已是地方精神和文化的一座山峰。已去世的老师郑玉英、袁永泉、陈周耀，和袁浦这个名字一样，常驻钱塘人的心中。我记下来，他们是故乡的一笔财富。

我的亲人，有着明朗的信念。姑父年近九十，满面红光，腰板笔直，热情爽朗，像七十几岁。母亲说，姑父心善寿长。我的小舅，二十五岁，轻生走了。我很伤心，母亲一滴泪未掉，说活着是真勇敢。这话，我一辈子忘不掉。

我的亲人大多以务农为生，乡间盛行佛事，不少老人相信菩萨。菩萨里出名的，有端午菩萨，这一天家里包粽子；有年菩萨，农历十二月廿七这一天，家里煮肉吃；还有灶君菩萨，这个菩萨是女的，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，送回娘家，除夕十二点，又接回来，她一回家，奶奶给我一碗甜馅汤圆吃。

每年清明、七月半、冬至、年三十，不少人家延续民俗，中饭或晚饭前，举行家祭，恭敬行礼。这是我在少年时，印象最深的。奶奶和爷爷去世，我很伤心，也很挂念。逢年过节，爷爷奶奶回家享用家祭的饭菜，我又觉得故去哀而不伤，不过是在两个信息不通、彼此十

分挂念的世界罢了。

离开故乡，我的八分地没有了。居京二十几年，我的生活同袁浦的不同，是种的“田”不一样，但也还是种田人。我站在中年的界线，四十五岁前，用自己的笔，愉快地记下，此刻，我心宁静。

在我的序里，我要感谢两个人，一个是楼超先老师，杭州“最美教师”之一。在我念初中时，老师启迪我去他乡；又在我人到中年时，启迪我望故乡。一个是儿子孔铁儒，一所中学的初中生，他启迪我真实地写故乡。

我的袁浦，得以成记，所有的灵感，来自袁浦的老师和孔铁儒。

孔建华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